

「打漁」為何「殺家」

——看戲小札



自由談
肖復興

看電影錄像《打漁殺家》，馬連良的蕭恩，張君秋、蕭桂英，不要說唱，光看扮相，真的是漂亮。老爺子沉鬱中的瀟灑，姑娘俊秀中的天真，演員和戲中的人物，無論年齡還是氣質，都是那樣的融合。特別是張君秋、蕭桂英，起初都沒有覺出是男人的表演，身材那樣高挑，亭亭玉立，舉手投足，一顰一嘆，真的比一般的姑娘還要漂亮受看。

這是一九四九年拍攝的電影。那一年，馬連良四十八歲，張君秋二十九歲，正是好年華。

《打漁殺家》，從最初的多折戲只剩下如今「打漁」和「殺家」兩折，可以看出藝術刪繁就簡的魅力，這是藝人和觀眾雙向選擇和相互作用力的結果。這齣戲的情節不複雜，前半截「打漁」演打漁者受漁霸和官方勾結的雙重欺凌，憋氣；後半截「殺家」演打漁者忍無可忍仗劍而行連夜過江殺了欺凌者，解氣。為什麼如此簡單的一齣復仇戲，上百年來演出經久不衰？觀眾看的哪一處而引起心底共鳴而忍不住擊節叫好？

不用說，以我看到的一九四九年的《打漁殺家》而言，馬連良的唱，張君秋、蕭桂英的演，是吸引人的關鍵。但那是從劇情之外的演唱出發，是屬於藝術的欣賞方面。從劇情本身出發呢？

看黃裳先生上個世紀四十年代談到這齣戲時著文言道：「我愛這一齣戲。它漂浮着一股濃重的憂鬱氣氛。英雄老去，歸隱江湖，只有幼女相伴。」而這個天真無邪的幼女，從小死去母親，從未出過家門，別家隨父去殺仇人，「臨刑之

前，她居然還要鎖門，還想着家中的傢具。嗚呼，如此善良的女性，難怪蕭恩喟然而嘆，說：『傻孩子！家都不要了，還顧什麼傢具呀！』聽到此處正是要傷心一哭。京劇之妙，即在此等處。」說的是戲中兒女情長，屬於戲之內的人情與人性方面。便使得這齣戲不是打打殺殺的復仇戲，只注重外部動作，而是有了內在的動人心弦的情感戲。

黃裳先生說的沒錯。好戲從來都是情感為根基，外部再炫目的情節，失去了情感的血肉，煙花而已，即便燦爛，只是一瞬的效果。更何況，這動人心弦的情感戲，發生在貧苦人家——且是一對失去家中主婦相依為命的父女——而且是一個只想過平凡日子的退隱老英雄，和一個天真可愛的小女兒的身上。這三重人物關係的設計，呈遞進的關係，擰緊了戲中的人物關係血肉相連的密度，加深了戲的情感色彩和深度。這三重關係，又呈輻射的角度，最後的焦點集中在弱勢群體上，是受到魚肉鄉里的官府相互勾結的勢力欺壓之下，且冤屈無處申訴的情形之下，忍無可忍，鋌而走險。按照《打漁殺家》戲文裏唱的，便是「塊壘難消唯縱飲，世道不平劍欲鳴。」雖明知黑暗勢力已經形成牢固銹蝕的鏈條，蕭恩父女的鋌而走險不過是杯水車薪，依然可以大快人心於一時，滿足於弱勢群體對於惡勢力的不滿和對於救世英雄的渴望之情。

《打漁殺家》一直能夠得到共鳴，在於所有無權無錢又無勢的弱勢人家乃至一般人，都希望「打漁」能夠是一種日常生活的常態，誰也不會希望鋌而走險去「殺家」。走到「殺家」這一步，都是最終連「打漁」都不能維持了。

養蟋蟀趣事



人與事
延靜

小時候，我愛養蟋蟀，在北京叫蚰蚰，而且喜歡和人家鬥蟋蟀。蟋蟀是好鬥動物，兩隻放在一起，就打架，你死我活。有時我贏一場，高興得手舞足蹈。

養蟋蟀是個專門的行業，平時做準備，季節到再開一個市場，北京隆福寺就是一個。我去過，有的是鬥臉兒，有的是攤商，價位十分高。

養蟋蟀，講究個頭大小。最大的八厘米，但很少見。裝蟋蟀的罐兒，也是水泥特製，內中灌漿，防雨防潮。我有幾個，祖傳下，我很珍惜，一直保存到現在。

那時我們住在朝陽門外三條，

向北，離我們家不遠，就是荒野，燒磚留下的幾個窑坑，蘆葦叢生，孩子們或游泳，或抓蜻蜓，成為他們的遊樂場。媽最怕我跟「野孩子」一塊去玩兒，不會游泳，出閃失。

我們家最大的矛盾是母親和我。平時玩兒得忘記吃飯，母親沿街找我，每次回來，都有她的數落。秋天到了，捉蟋蟀，要跑很遠的路，母親就更加擔心。有一次我回來，母親很生氣，把蟋蟀網子、蟋蟀罐兒和捉蜻蜓的大網，剁成三兩節，扔進垃圾桶。「叫你還往外跑！」母親狠狠地說。

但事情過去，母親又恢復對兒子的常態，什麼好吃的東西都留給我。慈母的心，可見一斑。至於養蟋蟀與專業戶相比，我只不過皮毛而已。

金元之際文學家元好問曾以「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品評晉代陶淵明詩作，當代作家葛亮則以「繁花落盡見真淳」為題，進行王安憶城市小說的書寫研究。「繁華」與「豪華」雖只是一字之差，卻將洗卻繁華之後的反璞歸真，表現得更加淋漓盡致。從王安憶的城市小說，不由得聯想到金宇澄橫掃文壇大獎的小說，乃至王家衛首部執導的電視劇《繁花》，同樣為書寫時代的滬上題材，又何嘗不是「繁花落盡見真淳」？

作家金宇澄筆下的「繁花」，「就像星星點點生命力特強的一朵朵小花，好比樹上閃爍小燈，這個亮起那個暗下。」前有阿寶、滬生、小毛的成長往昔，後有汪小姐、玲子、李李的人生故事，各色人物你方唱罷我登場，在回憶與現實的時空穿梭中，以人物為靈魂，拼湊出社會演進下的滬上眾生相。

在電視劇《繁花》中，金宇澄的滬上眾生相變得更加聚焦，更加形象。圍繞着阿寶的創業歷程，女主們花開三朵各表一枝。上海外貿公司職員汪小姐，心直口快，吃苦耐勞，堅韌執著，是寶總外貿生意的黃金搭檔；夜東京老闆娘玲子，精明市儈，長袖善舞，特立獨行，是寶總餐飲



花開朵朵



市井萬象

近日，四川省遂寧市聖蓮花開景區花兒競相綻放，吸引遊客前來賞花休閒，感受春天的氣息。

新華社

英雄合卺杯



文化什錦
鄺凱迎

古代婚姻新人飲酒用器有稱為卺爵，是把卺（葫蘆）一分为二，用紅線繫兩個半卺的柄，再向半卺注酒，由男女各自執之飲用，是為合卺，卺即瓢；其後發明杯以盛酒，淺底的杯亦稱為盞。宋代《東京夢華錄》有記當時新人用兩盞以彩線連之，互飲一盞，這種形式稱為合卺交杯。

合卺杯的基本造型是由兩盞或圓筒形瓶連綴而成。戰國時代，有見以兩竹筒為體髹以漆，底部亦以竹管相通作為飲器，是合卺杯在先秦時期的雛形。一九八七年湖北荊門市包山墓出土一件戰國的髹漆彩繪鳳鳥雙連杯，學者指這是夫婦行合卺禮用的酒杯；到了漢代合卺杯的形制漸趨成熟，一九六八年河北滿城西漢中山靖王劉勝之妻竇綰墓出土了一件青銅器，見一雙翼開展的鳳鳥站在伏獸背上將兩高足盞連成一體，這件文物的造型特別，研究人員判斷為合卺杯。

明朝學者胡應麟在《甲乙剩言》記述：「高郵守楊君家藏合卺玉杯，一器以兩杯對峙，中通一道，使酒相過兩杯之間，承以威鳳，立於蹲獸之上。」

今天從出土及存世的合卺杯，歸納其造型為：中空兩管狀體並排，兩管體間有一展翅鳳鳥踏於器底的獸背上，被鳳鳥踏上的獸身穿過雙管之間，有如胡應麟所指的楊君家藏。清朝的《欽定四庫全書·西清古鑒》中有繪印兩件稱之為「唐龍鳳雙管瓶一、二」，據稱按唐代的實物描繪而成，其一是有雲龍遊於兩瓶之間，而另一是在兩瓶間鳳鳥展翅立於獸背上，後者形式近似滿城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妻竇綰墓出土的青銅合卺杯，只不過是管狀與盞狀的差異。

現藏於故宮博物院的明朝「白玉單鳳雙螭壽合卺杯」，杯上刻有祝允明詩文「溫溫楚璞，既雕既琢，玉液瓊漿，鈞天廣樂」，另一面則刻上「九陌祥煙合，千里瑞日月，願君萬年壽，長醉鳳凰城」，有指是合卺杯的實例，是賀君王大婚的禮物。同收藏於故宮博物院，有一件青玉鳳獸筆插，雕一

卧獸，獸身上伏一鳳，鳳背有一觚。

一鳥一獸組合的作品，古代玉器中多有出現，有指時代不同，所代表的內容也不同。其實，類似器型應是仿照戰漢的式樣，研究指戰漢原器物多見於楚文化影響的墓葬中，楚地風俗尊鳳賤虎，其鳥當是鳳鳥而異獸即應為虎。宋、元以後，鳥獸組合往往有英雄含意，器體上的鳳鳥，被指為鷹，而蹲在兩管體間的獸，就看作熊，鷹熊的諧音是英雄，這個傳統上稱為合卺杯，就變為英雄杯，或稱為英雄合卺杯。清代檔案記載雍正年間有提及合卺杯，旨稱：「柏唐阿宋七格持來瑛瓏合卺瓶紙樣一張說郎中海望，傳着照樣做一件配合瓶花，記此」；到了乾隆年間，清宮檔案記承做玉器的蘇州織造有按旨製造英雄合卺觥；相信是這期間將合卺杯的功用擴闊而不限於傳統風俗的婚禮用。

這類器皿，從以天然竹料至青銅器，再經過千年多來的發展，出現的器質有玉、瑛瓏、金銀、犀角、琉璃等等。清代乾隆皇帝特別喜愛玉質的英雄合卺杯，並為之寫了歌詠詩篇。有傳乾隆皇帝以合卺杯作為百年好合的賀禮外，亦賜給有功戰的將臣，英雄的涵意或許如此。

清朝的英雄合卺杯造型有統一標準，雙聯瓶直腹，口底相若，瓶上部分或雕有乳丁紋、中有雲紋及下為蟬紋等高古銅器紋飾，雙瓶之間一側口含有活環的雄鷹踏於熊首之上，雙翅展開緊貼瓶壁，昂首挺胸，另一側雕鷹的尾羽、熊的後肢及獸尾；立體及層次感豐富，亦有配以高浮雕的獸形雙聯瓶蓋，整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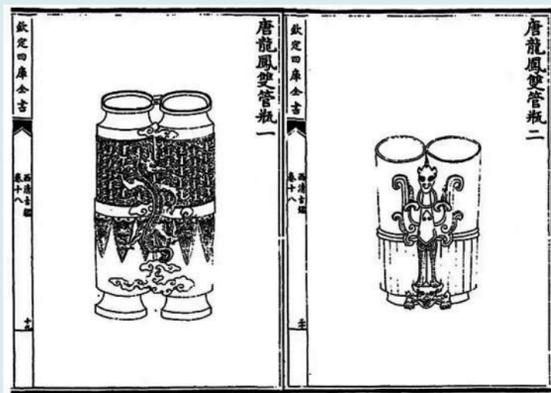
呈現清代嚴格的製作工藝。

故宮博物院藏的犀角鑲雕仿古獸面紋雙聯杯，造型獨特，由香港名醫、文物收藏家葉義早年捐贈。葉義醫生早年在香港大學及上海醫學院攻讀醫科，畢業後曾任軍醫參與抗擊日本侵華的行動。這件雙聯杯，是否為古代婚禮上飲交杯酒時專用器皿，還需進一步探討。

大自然的鷹與熊都很兇猛，一個掌控着天空，一個統治山林，這與男女和諧的新人婚姻有點南轅北轍，但人們的喜聞樂見，往往投影到實物中，產生新的寓意，英雄合卺杯相信是一個實例。



▲英雄合卺玉杯。 作者供圖



▲《欽定四庫全書·西清古鑒》中繪印的「唐龍鳳雙管瓶一、二」。 作者供圖

繁花落盡見真淳



東言西就
沈言

生意的合作夥伴；至真園老闆李李，豁達大氣，足智多謀，運籌帷幄，是寶總股票生意的競合對手。三人與寶總各有交集，在事業線上日漸滋長出千頭萬緒的感情線。一場陰錯陽差的珍珠耳環風波，同時讓兩個女人從愛情的幻夢中驚醒。當汪明珠意識到愛情無望，便下定決心不再依賴任何人，誓言做「自己的碼頭」，由外貿公司汪小姐蛻變成虹口小汪；當玲子意識到盼望無果，便毅然決然與寶總切割，直言「將就不如不要」，一切從零開始，開弓沒有回頭箭地奔赴下一場人生。一場驚心動魄的商戰，令棋逢對手的李李和寶總化敵為友，從相知相惜到肝膽相照，發展出一段曖昧不明的複雜情誼。李李自言「不是誰的好處」，表面上波瀾不驚，內裏卻暗藏驚濤駭浪，最終以投案自首乃至遁入空門的方式，為塵世留下一個大寫的感嘆號。三大女主以頑強的生命力實現各自的成長，無論是汪小姐的率直真真，玲子的任性熱烈，還是李李的淡定從容，無不忠於自我，繁花落盡見真淳，綻放各自獨有的光華。

業餘畫家金宇澄筆下的「繁花」，則如同「一個彩色俯瞰圖，每一種顏色代表一種房型，紙上就出現了小花園那種豐富繁密感。」從老式里弄到新式里弄，從聯排別墅到獨棟洋房，呈現上海獨有的住宅形態與生活場景，在古今中西的碰撞與交融中，以城市為舞台，勾勒出時代變遷下的上海浮世繪。

在電視劇《繁花》中，金宇澄的上海浮世繪變得更加立體，更加具象。對於小說《繁花》的第一感覺，王家衛坦言是「一見如故」。沒有連貫故事的《繁花》，外表是飲食男女，內裏卻是山河歲月、時代變遷。開啟市場經濟的九十年代，無疑是一個狂飆突進的黃金時代，亦是一個大浪淘沙的草莽時代。黃河路上的燈紅酒綠、聲色犬馬、人面桃花，夾雜着吃吃喝喝、情

情愛愛、生生死死，反映了滬上市民階層的悲歡離合與是非成敗，折射出時代巨輪下的社會發展與城市變遷，書寫着十里洋場有關名與利、情與愛的記憶和遺忘。曲終人散後，一個時代正式謝幕，一如曾經叱咤風雲的寶總，在故事結局走入如水夜色，放下生意人最在乎的派頭、噱頭與苗頭，回歸生活中的阿寶，帶着一絲纏綿和一點遺憾，定格成為時代傳奇的一個縮影。繁花落盡見真淳，在流光溢彩的霓虹魅影之下，萃取人情世態，沉澱笑看風雲的人生智慧與城市性格。



▲電視劇《繁花》改編自金宇澄同名小說。 劇照

每個人的心中都有獨屬於自己的繁花。拋卻男女主人公的事業線與愛情線，還有寶總與叔叔的師徒之緣，阿寶與蓓蓓的童年之憶，阿寶與雪芝的十年之約，玲子與菱紅的江湖之義，盧美琳與杜紅根的青梅之戀，敏敏、小江西與露露的姐妹之情……新年之際，願平凡如你我，亦可一路有繁花相伴，不忘初心，不負韶華。